

[俄] 契柯夫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Хамелеон

Хеймэнггу Ренмин Чубаншэ



[俄]契诃夫

变色龙

文良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1/ 蔡磊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2

ISBN 7-204-05540-3

I. 世…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世界-近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7459 号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一)

蔡磊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3.5 字数: 7800 千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6 月第二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04-05540-3/I·1000

定价: 328.00 元

目 录

变色龙	(1)
钉子上	(5)
嫁妆	(8)
小职员之死	(16)
小人物	(20)
胖子和瘦子	(25)
苦恼	(28)
哀伤	(35)
渴睡	(42)
万卡	(50)
出诊	(56)
宝贝儿	(71)
跳来跳去的女人	(87)
第六号病房	(122)
带阁楼的房子	(195)
脖子上的安娜	(218)
乞丐	(234)

农民	(241)
套中人	(283)
醋栗	(299)
牡蛎	(311)
姚内奇	(317)
歌女	(341)
新娘	(348)
彩票	(375)

变色龙

奥丘梅洛夫警官身着新制服，手里拿着个小包裹，正在穿过集市的广场。在他背后还跟着个红发警察，他手里端着一个筐，里边装得很满，全部是没收来的醋栗。四周一片静寂，广场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儿，只有那些小铺和酒馆还敞开着前门，无精打采地凝望着这个上帝创造的尘寰，就像一张饥饿难耐的大嘴巴，而店门口连半个乞丐都没有。

“你还敢咬人，你这该死的畜孽？”奥丘梅洛夫忽然听见有人在大嚷。“伙计们，千万可别叫它跑啦！现在咬人可不成！得抓住它！哎呀！”

只听得一声小狗的尖叫。奥丘梅洛夫朝那边一瞧，只见从商人皮丘金的劈柴场嗖地窜出一条用三条腿跑着的小狗，它一边蹦蹦跳跳着奔跑，又一边朝四面张望。在它的后边追出来个人，那人身着浆硬的花布衬衣和敞开着的坎肩。他紧紧地追赶着小狗，身子突然向前一冲，便扑倒在地，一把便揪住了狗的后腿。紧接着又传出狗惨痛的尖叫和人的吆喝：“别叫它跑了！”还有些睡眼惺忪的人从小店中向外探头张望。不一会儿，劈柴场附近便聚集起一群人，像是从地下钻出来似的。

“长官，好像要出乱子！”警察说道。

奥丘梅洛夫将身子稍微往左一扭，开步朝人群那边踱去。在

劈柴场的门口，只见上面说到的那个敞开了坎肩的人站立着，右手高举，向大家展示着他那根血淋淋的手指头。他半醉半醒的脸上流露出这种神情：“我要揭了你的皮，小畜牲！”而那根手指头的本身便像一面胜利的旗帜。奥丘梅洛夫认出这人正是金银首饰匠赫留金。围观人群中那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嘴巴、细长腿、背上有块黄色的斑记。小狗叉开前爪蹲坐在地，周身打颤，水汪汪的眼中显出苦恼和惶惧的神色。

“出什么事儿啦？”奥丘梅洛夫挤入人群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嘛竖着手指头？谁大吵大嚷的？”

“长官，俺本来走着自个儿的路，压根儿也没招谁惹谁……”赫留金对着自己的拳头咳了咳，开口答道。“俺正和米特里·米特里奇说劈柴的事儿，这坏家伙突然无缘无故咬了俺手指头一口……请您见谅，俺是个工匠……俺的活儿细致。这得让他们赔俺的损失，俺这根手指头也许一个礼拜都动不了啦……法律上，长官，也没这么一条，说人受了畜牲的害就得忍着……要是每个人都遭狗咬，还不如死掉算啦……”

“啊哈……好哇……”奥丘梅洛夫清了一下嗓子，蹙起眉头，厉声说道，“好哇……这狗是谁家的？这种事儿我可不能不管。我得给那些放狗出来闯祸的人见点儿颜色！现今也该管管不愿遵守法令的先生们啦！等到挨了罚，他，那个混蛋，就会从我这儿知道，乱放狗和其它家禽会有什么结果！我得让他吃点儿苦头！……叶尔特林，”警官对警察命令道，“你去搞清楚这狗是谁家的，弄个报告上来！这条狗非得打死不成。立马去办！这大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好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答道。

“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啊哈……叶尔特林，快帮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了……天真热！好象快要下雨啦……只是有点儿我还不明白：它怎么专咬你呢？”奥丘梅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能

够得着你的手指头么？它这么小，而你呢，却人高马大的！你这根手指头大半是被小钉子扎破的，其后却想入非非，赖人家赔你钱。你可是……那种出了名的小人！我可知你们这帮鬼家伙！”

“长官，他把雪茄烟戳到它脸上，拿它取乐儿。这狗一点也不傻，就咬了他一口……长官，他这个人最爱胡扯啦！”

“你才胡扯，独眼龙！你眼睛不好使，干嘛胡说？警官先生是个聪明人，他老人家知道谁在胡说，谁像在上帝前一样问心无愧……俺要是胡说，就让调解法官审我好啦。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人人都平等了……俺自己就有个兄弟在宪兵队……你们想知道的话，他……”

“废话少说！”

“不对，这条狗并不是将军家的……”警察若有所思地说。“将军家里并没有这种狗，他养的多半都是猎犬……”

“你能确定吗？”

“确定，长官……”

“我自个儿也知道。将军家的狗十分名贵，都是些纯种狗，而这条——鬼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皮毛、相貌，毫无可取之处……简直是个下贱货……他老人家哪儿会养这种狗？你们的脑子都长到哪儿去了？这种狗在彼得堡或莫斯科让人家碰上，你们知道会怎么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的，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儿！赫留金，你遭了难，这事儿要一查到底……就应当惩一儆百！眼下该……”

“不过，这狗也有可能是将军家的……”警察自语道，“它脸上又没写着记号……我几天前在他家院子中就见过有这么一条。”

“不错，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附和道。

“啊哈！……你，叶尔特林老弟，帮我穿上大衣……像要起风了……周身发冷……这么着吧，你带这条小狗到将军家去走一走，到那儿问问，就说狗是我找到的，特意派你给送上门去……”

告知他老人家往后再别把它放到街上去……这种狗恐怕十分名贵，要是哪个猪猡都用雪茄烟戳它的脸，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它给作践死。狗是娇贵的宠物嘛……而你，蠢货，快给我把手放下！用不着炫耀你那根蠢透了的手指头！你这是自讨苦吃……”

“将军家的厨子来啦，咱们去问问他吧……嗨，普罗霍尔！亲爱的，您过来！瞧瞧这条狗……是您们的么？”

“瞎说！我们家从没养过这种狗！”

“那就用不着多费工夫问啦。”奥丘梅洛夫说。“不过是条野狗罢了！用不着多说废话……既然我说它是条野狗，那就肯定是条野狗……把它除掉，也就完事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接着说道，“这是将军兄弟的狗，他刚来不久。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狗，可他老人家的兄弟却喜欢……”

“难道他老人家的兄弟来了么？是弗拉基米尔·伊凡内奇？”奥丘梅洛夫问，此时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微笑，“可了不得，天哪！我怎么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是的……”

“可不得了啦，我的天哪……想念起亲兄弟了……可我怎么还不知道！如此说来，这就是他老人家的狗啦？荣幸之至……您把它带走吧……这条小狗模样儿还怪不错的呢……真机灵……它把这东西的手指头咬了那么一口！哈哈！……唉，你干嘛发抖呀？汪汪……汪汪汪……它还生气了，小坏蛋……多机伶的一条小狗哇……”

普罗霍尔把狗唤过去，领它从劈柴场离开了……人们哈哈大笑拿赫留金取乐。

“我迟早得拾掇你！”奥丘梅洛夫对他威嚇道，随后紧紧裹好大衣，继续在集市广场中巡视起来。

钉子上

涅瓦大街上有几个人正在慢步走着，他们都是些十二品和十四品的文官。他们刚下班就在斯特鲁奇科夫的带领下，到他家赴他命名日的晚宴。

“各位，咱们一会儿就要大吃一顿啦！”参加命名日晚宴的人高声想象着说道，“咱们要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我那小媳妇儿把大馅饼都给做好了，面粉还是我昨天天黑前亲自去买的。有白兰地酒……是沃隆左沃产的……我媳妇儿恐怕都等急了！”

斯特鲁奇科夫是住在人迹罕到的鬼地方。他们走呀走呀，最后总算到了他家。他们刚一进门厅，大家的鼻子都嗅到了馅饼和烤鹅的香气。

“各位都闻到了吧？”斯特鲁奇科夫询问大家，然后便兴高采烈地嘻嘻笑起来，“请先生们脱大衣吧！然后把大衣都放在箱子上！卡佳在哪里？喂，卡佳！各部门的同事都来了！阿库林娜过来给先生们脱大衣！”

“看，这是什么？”这些人中的一个指着墙上问大家。那墙上有一根大钉子，钉子上挂着一顶崭新的制帽，帽舌与帽徽在熠熠发光。大家你瞧瞧我，我看着你，霎时大家的脸色都有些变白。

“这可是他的帽子！”大家悄声说，“难道他……在这里？！”

“是的，他是在这里。”斯特鲁奇科夫含含糊糊地说，“是在卡佳那里……我们先出去吧，先生们！我们随便找一家饭馆待上一会儿，等他走了我们再回来。”

于是大家把衣服扣好，悄悄地出了房门，然后懒洋洋地朝饭馆走去。

“难怪你家有那么股鹅的味道，原来是有只大公鹅待在那儿。”档案科的助理员打着哈哈说，“是哪儿的鬼把他支使来了。他很快就走吗？”

“一定不会很长。他在这儿从来没待过两个钟头。哦，可是真饿了，就光想吃了！一会咱们先喝点儿伏特加，就点儿鲑鱼下酒……然后……就再喝一杯，各位仁兄……等喝完两杯后马上就上馅儿饼。要不然就没胃口了……我那小媳妇儿馅饼做得很不错，还有红菜汤……”

“对了，沙丁鱼你买了吗？”

“一共买了两盒，而且还买了四种香肠……我媳妇儿大概现在也想吃东西……可是他偏偏在这个当口闯了进来，真他妈的见鬼了！”

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熬了一个半小时，为了装装样子，每人都喝了杯清茶，然后又回到了斯特鲁奇科夫家。大家进了门厅，觉得香味比方才更加浓郁。隔着半掩的厨房门，他们看到一只肥鹅和一大碗黄瓜。女仆阿库利娜正在从炉中往外取东西。

“诸位仁兄！又不凑巧了。”

“怎么回事儿？”

官员们的胃已经难受得抽搐了，饥肠难耐嘛！可是，就在那可恶的钉子上，又换成一顶貂皮帽子。

“哦，这一定是普罗卡纪洛夫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说道，

“咱们还是出去吧，先生们，再找个地方，等他走后再说……这人估计也呆不了多长……”

“这么猥琐的家伙，家里却藏着个漂亮的媳妇儿！”这时客厅中传出一个人低哑的声音。

“丑人有艳福嘛！大人！”一个女人随声附和着说。

“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斯特鲁奇科夫难堪地说。

就这样，他们重新回到了那家小饭馆，这次他们要了些啤酒。

“这个普罗卡纪洛夫可是个有势力的家伙！”大伙儿开始劝慰斯特鲁奇科夫，“他在你媳妇儿那里呆上一个小时，保管你能够有十年的福享呀，老兄！你没必要伤心？也用不着难受。”

“你们就是不说，我也明白犯不着伤心。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我着急的是大家要吃东西呀！”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才又回到斯特鲁奇科夫的家中。但貂皮帽依然挂在钉子上。他们只好再次撤退。

直到晚上七点多钟，钉子才算空了出来，他们总算吃上了馅饼！可是馅饼却干瘪了，菜汤也不热了，鹅也烤糊了，一大桌子美味全让斯特鲁奇科夫的倒霉的官运给糟蹋了！不过，大家仍旧吃得津津有味。

嫁 妆

自从来到这个世上，我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房子，大个的、小个的、用砖砌的、用木头造的、破旧的、崭新的，然而有一所房子却尤其生动地永远停留在我的记忆中。但是这只是一间小房子，而不是我们所想的大房子。这间平房非常小，只有三个窗子，犹如一位年迈的老太太，低矮，伛偻，一包发帽戴在她的脑袋上。小房子以及周围的白灰墙、瓦房顶与灰泥早已脱落的烟囱，全部在翠绿的树林中隐蔽着，房主人的祖父与曾祖父曾在那里栽种过好多桑树、槐树和杨树，这间小平房就夹在那些树木当中。在翠绿的树林之外是不会看到那间小房子的。但是这大片的绿树林却没能够阻止它成为城中的小房子。它那宽敞的院子与其它同样宽敞翠绿的院子连在一起，排成一排，成为了莫斯科街一个小小的场景。但是向来没有多少人坐着马车从这条街上驶过，就连行人也少得可怜。

小房里的那扇百叶窗打开着的时间非常少：因为房子中的人不需要阳光。阳光对他们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百叶窗从来没有打开过，因为在这间房子中居住的人对于新鲜空气一点都不感兴趣。时常在桑树、槐树与牛蒡之中生活的人，对大自然的态度非常的冷淡。上帝把理解自然中美丽事物的能力全都赐给了那些在

别墅中居住的人们，至于其他的人，对这样的美丽却丝毫不加理会。不管是什么玩意，只要世界上存在非常多，是不会被人们所重视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却不知道好好珍惜”。事实上还不止这些：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反而十分讨厌。小房子周围仿佛是人间天堂，树木郁葱，欢乐的雀鸟在这儿栖息，然而小房子内，噢！夏天既热又闷，冬天犹如澡堂中般腾腾的热气，有一股子的煤气味，让人觉得乏味，而且乏味得很……

很长时间以前，我曾经为处理一件事而第一次拜访了这间小房子：奇卡玛索夫上校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他的妻子与女儿都住在那所小房子内，他托我办事的同时顺便到那里去看望他们一下。那头一次的拜访，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清晰。然而，要把它忘掉那却是我永远都办不到的事。

您现在就可以想像一下那时的情形：当您穿过前堂进入大厅的那刻，一个低矮微胖、差不多四十岁年龄的妇女带着惊恐与诧异的表情盯着您看。您是“陌生人”、“过客”、“年青人”，仅此就足以让她感到惊恐与诧异了。您的手中既没握着短锤，也没拿着斧子，更没端着手枪，您满脸和气地冲她微微一笑，然而她却用满脸的惊恐来迎接你。

“顺便问一下，您姓什么？”年纪有点大的妇女颤抖着声音向您问话，但是您清楚她就是自己要看望的奇卡玛索娃——这所房子的女主。

您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接着说明您来的目的。惊恐与畏惧就继而转变成既尖又细且快乐的“噢”的一声叫喊，她那黑而亮的眼珠不停地向上翻着。这“噢”的一声叫喊，犹如回声般，穿过前堂然后传入大厅，经过大厅传进客厅，接着从客厅传入厨房……接连不断，直至传入黑暗的地窖中。一段时间后，这种那种声调的、快乐的“噢”充塞了整个房间。差不多五分钟之后，您被请

到客厅中，然后在一张柔软温热的长沙发上坐下，听到“噢”的声音已经跑出大门，沿着莫斯科街继续喊下去。

除虫粉与新羊皮鞋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房间，一双用毛巾包好的皮鞋就在我身边的椅子中放着。天竺葵与细薄纱的女人穿的衣服摆在窗台上。吃得饱饱的苍蝇还在衣服上趴着。一幅某主教的油画像挂在白色的墙上，镶在镜框上的玻璃一角早已破裂。祖先们的肖像，在主教的油画像一旁整齐地排列着，全都生有茨冈型的柠檬色面庞。一个顶针、一团线与一只还未编好的袜子在桌子上放着。一件黑颜色的女式上衣则搁在地板上，胡乱地贴近一块纸样并缝在一起。隔壁房间中有两位惶恐紧张的老太婆，正从地板上捡起纸样与一块块裁衣时用来作标记用的画粉……

“我们这里，请您不要介意，你看这乱七八糟的十分凌乱！”奇卡玛索娃说道。

奇卡玛索娃边和我说话，边窘迫地斜着两眼盯着房门，房门中的两位老太婆继续忙碌着整理纸样。房门也好像在颤抖，一会儿稍微打开，而一会儿就又自己关上。

“哎，请问你有什么事吗？”奇卡玛索娃冲着房门内的人说。

“Où est mon cravatte, lequel mon père n'avait envoyé deKoursk? 法文：我父亲从库尔斯克寄给我的那个领结你放在哪里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房间里传了过来。

“Ah, est ce que, Marie, que……法文：啊，难道，玛丽亚，难道……噢，难道能够……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très peu connu par nous 法文：此刻我们这里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客人……你去问一下露凯丽雅吧……”

“快看，我们讲法语讲得是如此的好！”我可以从奇卡玛索娃看我的眼神中读到诸如此类的话。她兴奋得满面绯红。

一段时间后房门被打开了，我看到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孩，年龄差不多十九岁，身着细薄纱的长长的连衣裙，一条金黄色皮带系在腰间，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把珍珠母扇子挂在皮带上。她走过来，行了一个屈膝礼，脸立刻变得通红。她那用几颗碎麻子做点缀的长鼻子先红了起来，接着从长鼻子红到眼睛那里，然后又从眼睛一直红到那鬓角旁。

“她是我惟一的女儿！”奇卡玛索娃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说：“这个年青人，玛涅奇卡玛丽亚的爱称，就是……”

我把我自己向她作了一番介绍，接着对这儿有这么多的纸样向她们表示我对此非常惊讶。母女两人全都垂下双眼。

“耶稣升天节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后的第四十天，在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大集市，”母亲说：“我们从来都是在集市上买一些布料，接下来的整整一年里我们都在做针线活，一直等到下一个集市的来临。我们从来不让别人去做衣服。我的彼得·谢梅内奇所挣的钱不是非常多，所以这种有限制的条件不允许我们大手大脚的花钱。因此所有的衣服就只好由自己来做了。”

“然而谁可以穿得了如此多的衣服呢？毕竟只有你们两个人在这里啊。”

“唉，……难道你认为这是为现在穿做的？这可不是这个时候穿的！这是做的嫁妆！”

“哎呀，妈妈，您又在乱说些什么话呀？！”女儿说，一朵红晕在她的脸上微微泛起。“这位先生真的如此想了……我是不会出嫁的！绝对不会！”

她激动地说着这些话，然而当说到“出嫁”两个字时，她的两眼豁然明亮起来。

她们把茶、糖、果酱还有奶油都端上来，接着她们又把加了

鲜奶油的马林果拿出来请我吃。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晚餐开始了，差不多有六道菜呢。晚餐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听到非常响的哈欠声，隔壁房间中有人在打哈欠，声音非常大。我感到奇怪地向房门那边看去：像如此打哈欠的只有男人。

“他叫叶戈尔·谢梅内奇，是彼得·谢梅内奇的弟弟……”奇卡玛索娃看到我非常惊讶，就连忙解释道：“他从前一年开始就在我们这里居住。您一定要谅解他，他不可以出来见您。他看起来就像个野人似的……看到陌生人就感到不好意思……他准备去入修道院……他本来是做官的，可是后来受了人家的气……因此他感到非常伤心……”

吃过晚餐后，奇卡玛索娃拿给我看一件肩袈裟，那是叶戈尔·谢梅内奇自己亲手绣刺的，打算以后把它献给教会。玛涅奇卡也把一时的胆怯丢开，拿出她给爸爸绣刺的一个美丽烟荷包让我看。待我对她做的活计表露出赞美的神情时，她的脸就又立即红了起来，把嘴凑近母亲的耳朵低声耳语了几句。母亲顿时觉得像变了个人似的，请我与她一起到堆房中转一圈。进入堆房，我看到里面放着五个大箱子与好多小箱子和小盒子。

“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嫁妆！”母亲压低声音说：“这些箱子内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衣服。”

我望了望那些看起来特别阴沉的箱子，就告辞了两个热情周到、非常好客的女主人。她们让我答应以后如果有时间再上她们家中去。

直到我第一次拜访过后的第七年，我才有了那么一个机会来履行我七年前的诺言。这一次我受命来到这个小小的城中，在一起讼案中扮演鉴定人的角色。我走入脑中仍记忆犹新的那间小房子，又听到上次一般“噢”的一声叫喊……她们把我认出来